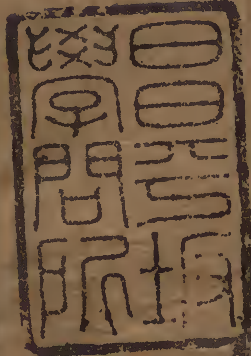


序記
傳



			五	漢
		六	五	書
	三	七	〇	門
三	三	〇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三		五		漢
〇		五		書
函	三	四		
九	三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47
冊數	33(19)
函號	300 64

八大家

歐陽文鈔
十八卷

十九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

淺草文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

章望之字序

典寶

按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
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
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
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絃繩冕弁以

為首容。珮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以為身容。平
 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
 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
 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
 儼然人望而皆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
 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克于
 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
 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
 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

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
 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
 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隋之季良鄭之子產者
 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如
 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安
 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
 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
 可以及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
 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

一〇句〇結〇束〇有〇方〇
 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永冠氣剛也
 仁好學而有志其絜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克乎其內
 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不流是數者皆可以
 自擇而勉焉者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
 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張應之字序

思入細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
 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
 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為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
 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
 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
 大凡物以至虛而為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
 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

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箕簾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爲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克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爲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

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于科又同爲吏于此羣居肩隨宴閑相語得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爲序以易之

鄭荀改名序

亦自中法度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
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
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
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
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
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
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

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
 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榮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
 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
 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
 以疆方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
 數以請子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
 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
 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
 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

矣○進○一○步○而○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
 因為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國文
卷一八

送王陶序

說經之文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
 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
 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
 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
 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
 九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
 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

至於夫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五爲夫壯者壯也夫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夫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誦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

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夫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夫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嘗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

公之忠告如
此

壯于趾征凶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象象而又嘗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公極好為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生平好著文章以自娛當為深省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

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

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傳、山、焉、山、文、之、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振、轉、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

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子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楊寘序

此文當肩視昌黎而直上之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

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

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

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淒然以促。緩者。舒然以

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

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

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

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

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以宋秘書起宰相家世胄而以難易立論似
有深淺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
累其心此眾人以為難而君子以為易生于高門世
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
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
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處遺身而進不止材能足
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為難也書曰不自

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旣長，學問好古，爲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謙然常若不足于已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益出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進而不

止，高而愈下。子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有逸趣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
有異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於璞。不與夫蜃蛤珉石
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
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
者。其文章才貌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
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
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

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
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
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
而色和。蘄然獨出於眾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
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
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
則必相與唵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
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旣而以吏事訖
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
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
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廖倚歸衡山序

類昌黎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
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
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
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
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
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州也請君與俱行遂
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

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
客都中識君於交逵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
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
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
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曾鞏秀才序

既重曾鞏文不放手許曾鞏正是名公送秀
才文字法家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
有司歛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
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縈忝不中尺度則棄不敢
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眾人歎嗟愛惜若取捨
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柰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
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由其不中法也

不幸有司尺度一失乎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噫有司
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
其大者固以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
棄之可怪也然曾生歐陽公所與之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
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纔入自家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
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
邪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
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若予者豈能求生而生辱
以顧予倒、挈、轉、鎖、上思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
之失而賀余之獨得也

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
之失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風韻跌宕

五代之初突然從遠處說來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

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

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

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

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

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

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

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
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
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
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
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
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
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
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
上沂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應首入蜀作韻

詩結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
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
然而賦矣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十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傳

傳易圖序

歐公以繫與文言非孔子之文正坐此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

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歎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邪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

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于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

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偽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况其文乃槩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

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爲繫辭者得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爲有訓故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攷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攷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

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
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
文言設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
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隱者之學專
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
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
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
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
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是弼卽鄭本而爲注今行
矣

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

矣

詩譜補亡後序

公於詩譜補亡非獨見公之潛心六藝之學
又可并見公之不沒鄭氏之善如此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
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
繆得以粗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
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
餘殘脫之經俵俵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
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

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於聖人而
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
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
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
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
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
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
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
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

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

公之不沒人善如此

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
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
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
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
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
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
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
風十有四國而其次皆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

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以下畫次如掌爾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
 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鄭秦此封國之先
 後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
 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
 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
 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
 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
 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
 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

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
 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
 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
 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
 氏之譜復完矣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
 名之其自號為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
 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
 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
 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
 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
 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
 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

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

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旣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廼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旣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

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
為剛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
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
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韻總序

字學所係甚小歐陽公立意恰好出脫自家

門面

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
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
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
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
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
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

歐陽公得此
一句遂成一
篇文字

歐文

卷十九

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有其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爲韻總

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者之於髮績者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聿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

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孫子後序

序聖俞注孫子故其議如此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其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

孫子而遠

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疆霸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

古一定天下
在有德與時
不盡在兵術

王者行師以
律不以術如
世所傳太公
問答亦後人
偽為之者

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排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

一、篇、餘、句、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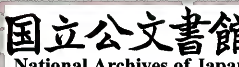
何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續思頴詩序

前輩風韻自在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悔聖俞買田于頴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為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頴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益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擇



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材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毫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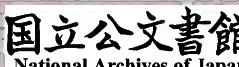
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頴連彊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頴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強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
 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
 其間時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
 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
 故其為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
 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
 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

禮部唱和詩序

雖文之小者亦好興致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
 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
 其間時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
 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
 故其為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
 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
 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



遺而况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興致好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噓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

集古錄目序

歐公之好言如此近覽王廷尉古書畫題跋亦煞有歐公風致然亦以有力而彊故能如此耳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

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于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
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久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
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
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
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
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

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
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
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
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
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
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
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木軸而藏之
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
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

非徒首不能
未止自等一

要別爲錄日、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
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
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
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
以此而易彼也、

桑懌傳

此本摹擬史遷惜也、懌之行事僅捕盜耳、假
令傳史記所載古名賢、豈止此耶、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
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
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爲耆長、往來里中、察
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
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
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

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

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峭古險地多涂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旣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

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平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

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日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強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

國文 卷十九
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闕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僚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分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

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劔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畧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脩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

歐文 卷十九
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
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
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
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
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
次第之

六一居士傳

文旨曠達歐陽公所自解脫在此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
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
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
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
客曰是爲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
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
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

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于內使吾形不病而巳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

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旣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巳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旣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

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
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
七一六一居士自傳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九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仁宗御飛白記

文不用意處却有一片渾雄冲澹精神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
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
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
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



國文 卷二十一
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
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
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
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
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
閑不邇得聲色臣造逢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
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
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
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

於壠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
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
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
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
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
所在也

御書閣記
其後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御書閣記

叙事類太史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
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
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
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
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
一探其私笈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

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齟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

事同焉然而佛能辨人情而又說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也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脩記

其少壯時二下人其天日...
 其少壯時二下人其天日...
 其少壯時二下人其天日...
 其少壯時二下人其天日...
 其少壯時二下人其天日...
 其少壯時二下人其天日...
 其少壯時二下人其天日...
 其少壯時二下人其天日...
 其少壯時二下人其天日...
 其少壯時二下人其天日...

相州畫錦堂記

治女之文令人悅眼而最得體處在安頓衛
 國公上以史遷之煙波行宋人之格調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
 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
 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
 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

稍以飾秦先

臣事影出

畫錦最工

本蘇秦傳中

系導馮世能

爲衛國公立
地位

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
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
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
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
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
足爲公榮相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一轉急被生民而功
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
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

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書
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
本色中語思讐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
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
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
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
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
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

歐文

卷二十一

六

也於是乎書

畫錦題本一俗見而歐陽公却於中尋出第一層議論發明古之文章家地步如此

荆川曰前一段依題說起後乃歸之於正此反題格也

有美堂記

胸次清曠洗絕古今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

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
 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
 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
 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
 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
 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
 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
 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
 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

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
 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
 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
 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
 左右映帶而闔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
 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
 卿大臣若天子之待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
 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
 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

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荆川云如累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真是奇絕

峴山亭記

風流感慨正是峴山亭文字與孟浩然峴山

詩並絕今古

歐陽公便尊得這種話頭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

獨仰古今鳴
咽涕淚

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頗
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
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
煙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
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
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
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
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
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

作者本朱
光祿之意歐
公却本襄人
方好

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
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
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
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
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
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
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有者可知
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
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

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于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荆川云此篇與東園記同體皆引故事略用自語點化

李秀才東園亭記

先本之以風土之瘠繼之以登遊之舊以感園之廢興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

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瘁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

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苗者叢蓼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

圖文 一
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甍
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
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
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荆川曰此文直說下去入題處不用收拾爲
人作一園記直從郡國說起是何等布置

泗州先春亭記

記先春亭却本堤次之以賓客之館而後及
亭以周單子之言論爲案所謂以經飾吏治
歐陽公之文亦然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
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
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
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
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

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旣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

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唐荆川曰此作雖亭記而記堤爲詳重其大

者也作亭既不詳故不解先春之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真州東園記

有畫意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
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
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
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
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
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子曰園之來百畝而
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

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
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蓉菱
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
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榭水光
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
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
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鼙鼓鳥獸之嗥
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
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

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
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
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
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
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
時而皆去也人悲慨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
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如此世末方是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
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
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胡又與四方

國文 卷二十一 十六
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海陵許氏南園記

爲南園記而特本其世孝一節立論此其文章一地位可法處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某亭某堂於其間許君爲江荆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歛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掌能使人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

國朝文獻卷之二
高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
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
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
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
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
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
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
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
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歟大其門君無兄

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畱不
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畱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
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
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疾如可理則喜或變
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
路之人皆嗟歎嗚呼子見許氏孝悌著于三世矣凡
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
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
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使許氏之子孫世

輻入花木禽
鳥陸於園布
毛康然或謂
俗華矣

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
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
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
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
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
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
萬安輓轅緱氏以連嵩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
因高以望之衆山逶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
其巔巖聳秀拔立諸峰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
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
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

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卽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峰者岫者，絡繹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鬪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峰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旣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菱溪石記

事雖不甚緊要，却自風致脩然。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

不私之已而
公之滁人又

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
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二十六英雄金
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
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
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
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
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
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
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

恐為好事者
所奪

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
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
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烟零落至於子孫
泯沒而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川此可為富貴者之
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
去也哉

唐荆川曰行文委曲幽妙零零碎碎作文歐
陽公獨長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
 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
 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
 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
 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
 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
 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

浮槎山水記

風韻翛然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
 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
 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
 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
 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
 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
 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

以上蔓及之
言石興致

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

李侯亦奇

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

兩博亦好

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又入一水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

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為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游儵亭記

奇文

勞難體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以老，然其育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為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

歐文

卷二十

三

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翻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川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伐樹記

借莊周之言而參之以客對發其感慨
署之東園久弗不治脩至始闢之糞泔溉枯爲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旣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踈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

杏故特不得疏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
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旣
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
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天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剪
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
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曳薪過堂下
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
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
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

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
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
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
幸之與不幸此一句是結局處視其處之而已客旣去脩然其言而記
之

